



07553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嘗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詎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

疑正相南北。何嘗千里之不相及乎。

宋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欲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

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止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波齊稱胤子。朱

啓明而堯知其器訟堯之。集覽唐德宗按通鑑德宗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名德。代宗太子猜忌。

性理群書卷之三

乙

嚴刻。或於奸臣。盧杞輩。傾陷忠良。藩鎮李希烈。朱泚。田悅。朱滔。王武俊。李納。相繼反叛。帝奔奉天。李懷光

反。復奔梁州。賴李晟等誅惡。收復京城。還奉天。穆在

世二十五年。發齊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器訟書

堯。典帝曰。齊咨若時。發齊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

再采也。啓明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器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就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顯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

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

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其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性理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然。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論。如一粒粟生為苗。前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粒粟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道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太極。一箇是萬箇。蓋全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天之熱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首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地之覆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小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

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
一發發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
六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
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與殊實
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與殊實
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
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
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
一者乃為大極而所謂中者乃為氣稟之得中與剛善
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
為本
極也

○頤子第二十三

頤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集覽

陋巷按一統志陋巷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入里頤子朝前

夫富貴人所愛也頤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必發其端

惟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三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

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頤子樂處所樂何事者

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頤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貪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感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智中廓然道不可樂此與貪饜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頤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處又曰程子謂將這身去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

憂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頤子樂處道理在天也
 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
 萬物為一無所窒礙其中泰然豈有不樂○頤子胸
 中自有樂地雖貧賤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
 樂累心低做樂○頤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
 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將○頤
 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凡處
 通達無礙行處純然無滯礙使自然快活不是別
 有一項功夫以會此事也○問頤子不改其樂莫是
 樂箇貧否曰頤子私欲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
 只知他不干貧事心自有箇樂始得○問頤子樂處
 曰未到他地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
 買下功夫去做下情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頤
 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頤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計
 ○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處這便是
 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處道理如今做工者只是平
 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問學者看文
 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頤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
 俾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
 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若楚自恣也快活如今且去博
 文約禮便自見得苦只索之香真之際何益只要著
 實用功○問孔頤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
 向上了非初學所能求况今師非濂溪反非二程所
 以說此事却以莽蕩不如且就聖賢審實用力要求
 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純
 熟亦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頤子以道為樂則非
 頤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頤子之樂非
 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無得定
 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頤子之樂若子
 答曰于先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頤子之心無
 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
 無適不樂不尚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周子今
 程子尋頤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私不言先生以
 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
 私則樂矣故程子云入誠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
 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然矣○程子之言但謂聖
 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
 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頤子爾○頤子之程子
 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
 云頤子之樂非樂華歟陋甚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
 盖自有其樂爾其字尚沉味自有深意又云昔愛琴

於周茂成每令尋仲凡類子樂處所總何事彼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得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渴其才則庶乎其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難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自才說樂道只是冒舉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玩有此樂○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奈何宋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其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嬉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發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務物致知之事心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著並舉則此身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雜革駭陋巷不知其為貧乃鍾九萬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

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舉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无下手處時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集註 辨于洗按宋鑑詳于洗問刑新政人叔明喬孫性莊重力孝舉進士嘗為利州路判官時方行新法諸路機動伏獨公心處之蘇軾以為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奪親為三難後以焦貧殺滿撰起陳州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諉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時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說見上說宋子曰見便是只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

此大化而化之也。與化元消化也。此謂與化一
方誠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與化一
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
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量物。便是化。顏子正在此若
化。則便是
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
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
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入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性理群考卷之三
周子通書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養。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入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入規。如護疾而
息。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有此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備如此。
仲由按一敘志。仲由字子路。許人。孔門弟子。有政
事才。聞過則喜。勇於改過。許言可以折獄。仕衛死

於此理之難後
世遂封爵公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崩商是有此事否采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
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曰天下當商家無道之時

天下趨周其勢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
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

重則使自
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極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極反之句也采子曰是說
天下之勢必趨於重皇論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

末宦官權重使不可除知與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
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雖失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性理解書卷之五

周子通書

七

集註

陳少陽按宋濂陳東字少陽州陽人使備員氣
節宗特為太學生率同舍生詣闕上書請殺邪

佞命以官不就高宗南渡復上書極論黃潛惡德伯
法潛善等誣以能介乘輿殺之天下以為冤高宗後

知其非悔之記
謂秘閣備撰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人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
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

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前氏載曰：輪車輪轅，車隨木，總輓以駕牛也。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崇。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性理書卷之三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又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

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獨別以文辭

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

中不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

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

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

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管道否。程子曰：害也。元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元初，使志為文，亦玩物也。古與哉有詩曰：李如元，歲方成，辭文似刊如必類，排獨立，引門無一事，中翰。

顏子得心齊詭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此
 則不學今為文者專整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味
 亦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使諸聖人味
 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消夏亦何
 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
 大意輪轆轉而人弗庸徒飾地言有載道之實而行
 弗用也况虛中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
 之不遠則是輪轆轉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
 強之不從也是非庸者也自不知
 務道德生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元凱壯頊表字也舜四亦切寢辭也爰以相如始類
 辨按漢書相如即司馬相如也辨汝皆切辨優雜戲
 也只書顏子作心齊莊子內篇顏曰曰回之家貧不
 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
 非心齊也回也敢問心齊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氣也道者虛而待
 物者也唯集虛虛者心齊也

○聖蘊第二十九

性理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不
 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
 一可知其三反者環以相證之義教學者必用力
 以為授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
 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
 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
 悱而發則
 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

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
 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
 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

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體。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妙。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阿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周濟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若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絕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地。焉尊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大而巳。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大而已。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性理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十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悉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物，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是。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義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遷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

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益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負須著去忿慾

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

遷善改過是備德中緊要事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備德底事下面便是淺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是有

章意正初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足了遷而勉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

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

性理群書卷之三十一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

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

懲忿如淮山室慾如須堅○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快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

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而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備底事後而愈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皆是動上有這礙過夫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解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象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

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

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

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整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整。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

二女於媯。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

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宋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

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

便存。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

欲身之備。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絕。欲家

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

易於。猶義世之入。固有難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

或和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有捨

者。而入君志。甚焉。運高帝。能誅秦。而門內其德

如如意之寵。運入定。能取魏。隋懷遠。盜而閉門。其德

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

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德之君立。本

則既已如此。何惟其治天下。不及二代。或天子陰

柔之性。解不如此。而險諛者。故二女同居。則消間易

生。蓋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若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

性理群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十三

矣。雖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靈樞以王下而不疑也。
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謹之萌動
十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
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
猶運之。集覽。饒高帝能誅秦感項而不能割賊。如
掌也。
生趙王如意上欲廢太子盈而立如意為太子。呂后
使人召四皓調護而止。事在高帝十二年。唐太宗前
取狐隋撥群盜而開門。德顧不克。按唐書太宗為
秦王時。總第五吉。及即位。納其婦楊氏。與之生子。明
封為曹王。使繼元吉。後長孫后崩。又欲立楊
氏為后。魏徵力諫乃止。事在貞觀二十一年。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

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

在理群書卷之三。周子通書。十四

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

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

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主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益足見世間
愚輩於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
足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
而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其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宋郭陶欲已器乎然

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治統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

之無所關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雖真失正反害於道心矣○朱子曰古之聖賢

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日月星辰之光耀此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重

質之心既有是精則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

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有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則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

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賦歌春秋之記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

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未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吞擊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在如

性理群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五

天文地理禮樂刑度軍旅刑法皆是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口入六藝之數所以養其心者

正在於此此與空誠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賈氏巖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

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

數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正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

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意與二十一章畧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于天誅。則去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矣。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蕭殺常居其非。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偽微賤。其變千恣。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三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育。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必是詳刑。本末具矣。

性理書卷之六

十六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藏孫曰波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此
子道德高學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

章全集覽邵州新遷學釋菜又按宋鑑治平間改為

同釋菜先聖又按周禮大司馬春入學舍米合舞注

以水刑倅謂郊州事自刑治左遷舉于成林耶水東

舍米讀曰釋菜鄭司農云舍米謂舞者皆執芬香之

米或曰米五謂師食菜奠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

正習舞釋菜學記曰以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有芹

菜樹桐若朝則其釋菜第子見師其學東簡若禮于

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酒不列饌不

作樂不授器案五禮新儀釋菜每位左一筥實甕有

右一豆實芹酌青韭之道儀等一實左齊釋奠者設

薦饌酌奠也其禮前釋奠五日滙行朝執事官散齋

三日前釋奠一日所司掃除廟內外牽牲請祠所設

登歌之樂於殿上日及助獻官率其屬闕視饌具詣

廟視膳既廟宿以致精虔釋奠日五前五刻執事者

陳幣篚名於神位右視板於神位左陳祭器掌饌在

實饌畢獻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其禮器樂器

行事之前並詳載素王事紀賈公懿曰奠之為言酌

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故禮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

性理釋書卷之三周子通書七

山川朝社學宮統言之惟宋又儒立國獨先聖之祭

口釋奠所以別辟祀也陳祥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

下陰火也火象文敬宣明典禮

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

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以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

我謂師也筮揲著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

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如筮自叩神以

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
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
當决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著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究。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正。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

示。

性理書卷之三

十八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

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

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象學者之事。恰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艮此力可見。主靜之意。○節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非為聲氣色。不謂聰明能聽。德不接心。病。艮其背者。只如此耳。朱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而子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看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徒其身行其度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止。便都絕足。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為。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

不萌外物不懷亦則見道山。廣氏藏經曰。此書
家集。漢在梧州嘗以說示之。其後在雲長。又以
所改。同人說奇之。二說皆即所未易通。易說者今其
音獨有乾。益。家人。其後沈。交。蒙。艮。等說。則諸君之
能遠者多矣。豈集覽其後在零陵。按一統志。零陵縣
不可惜也哉。在梧州。按一統志。梧州今
在梧州府。屬廣西道。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

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真所集。以皆已按定。可繕
寫。真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

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度。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
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

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
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

性理解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十九

邵公謚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

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

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

以太極圖傳神女。故傳諸情。情傳先生。儔山胡宏。仁仲
則以神穆之傳。於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或當
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嘗有

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又矣
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陳其。一卦說。乃陳忠。講公所
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說。其甚。陋也。觀此則

若曰。易之肩。天下之道也。猶祖公之問。與祖也。觀此則
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
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者。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
其名。於何特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

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有暗而不明。驟而語夫

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

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顛頗有所移易
又刊云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苦理

性命章之類則一云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

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以發明於先生之

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蒲誌置圖篇端而書之

以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蒲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

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至考訂合為事狀

一篇其大者如蒲尚云晉蔡窮韓如快刀健茶而蒲公

云積容嚴知務盡道理蒲竭但云毋未弊而蒲公

所為鄭六入誌乃為水鑿其墓而改築若此之類皆從

蒲誌而蒲竭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

以守自名又云以初送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

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列斯政及覆數寸言恐亦非實

若此之類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

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言之

行於此亦畧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揚方本以校而知其

外陋猶有未盡工者如柔如之當作吾亦如之又得何

君管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濼

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黃垂篇內又按

據先生家譜云濼溪隱居在苦道縣樂鄉鍾貴里石
塘橋西德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字以示不忘其本
之意而邵武郭勇為熹言嘗至其廬字以示不忘其本
下詳先生故牀在下溪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濼溪
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
江州遷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
先生所寓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
之名
之者如蒲躬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拍語二日愛然而
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友仲亦有語云在先生
涪州小童曰公時長小壬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
之吾蒲躬又補其孤風遠襟獨於塵埃之外襟有尚

性理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下

據遺道之意亦足以登其前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

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 按張忠定公嘗

論公事之有陰陽類與圖說意合 竊疑是說之傳固自

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 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

而病未能也 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

教於百有餘年之後 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

切寤歎自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錄後學

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舊見 長安

本按一統志長安府名今屬湖廣道建安郡各今為

建寧府屬福清道屬由胡宏按一統志衡山在衡州府

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岳之一也又按朱鑑胡宏之父安

國為湖南拱學學事嘗講學于衡山後因家焉武當林

寬夜一統志武當縣名今省入均州屬襄陽府祁寬愛

居之未詳此處但公之門衆但列于云宋有担公養担

成群曰與汝茅朝三乘四足乎衆担皆怒曰朝四暮三

足乎衆担皆喜汝茅乘也 蒲左丞按宋鑑蒲宗孟開州

新井人皇祐中進士累官遷尚書左丞後以資政殿學

士知河中卒永孟趨尚嚴整而性其修汰蘇軾嘗勸其

慈儉孔司封按宋鑑孔廷之新喻人宣聖四十七世孫

幼孤貧晝則帶經耕釣夜則燃松讀書妻曆開舉進士

元憲至司封孔中平生性與周數願嘗筆故又善黃大

史按宋鑑哲宗時黃廷堅為太史詳見卷府首姓氏臨汀

揚方按一統志臨汀郡名今改為汀州府屬福建道

武鄉勇按一統志武鄉軍名今改為邵武府屬福建道

仕釋書卷之三

六周子通書

廿一

唐明史元結七泉之遺俗按唐鑑元結魯山人少聰悟

宏性個儻不羈天寶中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節度參軍

以功改著作即安祿山叛因避亂寓居唐山中與顏延和

蕭宗立以蘇源明薦為道州刺史撰大唐山輿韻刻于

語溪大曆初拜御史中丞按一統志七泉在道州東郭

唐元結銘序有泉七穴命其五曰惠源游訪道欲飲者

有所感發一曰得泉自在漫郎一出山東命曰東泉垂

疏特異結詩云問吾嘗熱息泉上何處好獨有德泉亭

今人可終老江州按一統志江州今屬重慶府又

西道初見先生於合州按一統志合州今屬重慶府又

按宋鑑周子於嘉祐十年會善合州判官或謂得來見也

孔文仲新喻人從之子性猶直學問博洽嘉祐間舉進

去爾遷台州推官無寧初范顯以詞卷薦極給新法之
害為王安石所惡哲宗初而遷九諫議大夫政中書舍
人同知貢舉以疾卒有文集五十卷序梁生洪別時事
後一統志狀刑今改為南昌府隸江西道又按宋鑑周
致顯為分寧主簿有獄獄久不決發顯至一訊立辨邑
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後知南昌縣邑人咸曰是辨
分寧獄者吾獨得所訴矣由是富家大姓黜吏惡火皆
以巧穢善政為耻假守南康按宋鑑朱子於淳熙中知
南康軍政云又按一統志南康軍今隴為南康府隸江
西道新安朱子發源縣
錄京師蓋朱子發源縣
人而發源屬新安故云

仁釋書卷之六 周子通書

卷之六

五率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筆周子之所述也身若播古
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
孔孟之問矣入居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言之淡也
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
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
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采子
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儉
已治人之事未嘗鬻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
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曰此語言較分曉精密結構
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源
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嗚風罵雨者
氣象不侔五率刻通書却夫子所有篇名而於每
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各如理性命章者
然不可理會蓋厥微厥微匪虛那瑩是說理剛善剛
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認命章
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
者問五率於通書何故輒次已意加損也他本齊多
○河圖出而入卦書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又
與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主者其天之所界
而尚乎斯道之傳者與不踈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
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振氏者遂闢大而推
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莫不同然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
明於世○先立之言萬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
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深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
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顯微
之無間秦漢以來誠夫有濼斯理者而其實不外
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謂也○濼溪先生
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
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微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

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有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集覽 夔州府城北一百五十里合州治東宋張宗範所構周庶溪作序說以名之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

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空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好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其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宜

性理書卷之三 周子通書

高

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矣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絕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失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崩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憲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驢鳴世說王蒙叔人有文章死卒文皇直往臨

顧謂同遊曰冲宣平肯好驢鳴諸公可作一聲送之於是坐客皆作驢鳴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

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

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

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

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

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

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性理群書卷之三周子通書 荃

八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

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懿之殯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

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

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以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

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高運分五行順施

剛柔雜操分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

分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假茲厲兮去道遠

而
明道先生作頽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藏而益涉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頽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黃氏端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
六
其
初

周子通書

共

東甌徐天章繕寫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三

論其節對合

子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皆性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皆性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皆性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皆性也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 讀渠性理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端左書。右書。訂顏。顏。川。先生曰。是。格。事。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傑。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深。深。廣。狹。判。然。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開。示。學。者。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激。豈。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

日語 **集覽** (關中三輔舊事曰) 漢都長安。以東有函谷關。南有峽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

九稱父。坤稱母。子效貌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

性理群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乙

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乎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 頤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門。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也。天下之女。皆坤之氣也。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句着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易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屬

志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義比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

以為父母者即乾坤而言則一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
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
一父母則吾輩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靈吾性
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沖氣古之君子惟其是
得道聖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
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
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史與乾坤都
無干涉真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是為宏闊廣
大之言是虛冬尚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則是所謂仁
體者全是虛冬尚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則是所謂仁
有分別聖賢如此知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又以
己意妄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真
所論西銘之意正為良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
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
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惑有所未安爾今
來誦猶以頑悍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
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不曾有二體但父子之親則
又不得不辭之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
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
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
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於
己與人皆安以為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地四股百
性理學書卷之四張子西銘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
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
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
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宋子曰西銘大要任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
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
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占
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
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
乃孟子見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
不備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尊卑之意

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物皆為

之開初則下文言謂胞之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為

相為貫通鼓上說父母兄弟若說盡須用起過變

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說盡須用起過變

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其性復見天地之心順

為天地之志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謂福善禍淫

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謂福善禍淫

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以著擴充心未始得此乃

謂此氣耳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

皆此氣耳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

問西銘之我曰他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而說稱父至混然中處

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與我便是箇從下面便識

開說許多大君同胞物與我便是箇從下面便識

物吾與也。然則善述其性窮神則善繼

其志遠志也。只是那天地之帥其性窮神則善繼

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事天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達了此道理便是濟天不俊便是天之志不才之子若能

西銘

張子西銘

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具這兩句若不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具這兩句若不

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然我自是天然。問這見一士人去開之

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這見一士人去開之

先立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承當之意。今考經

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吾然實下承

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承

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稟受者日月之注來寒著

之送更與天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

所其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

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

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

作室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谷自下充塞橫渠不

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又某人在那裏某因各人

施灑便作西銘等解。此淺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

性不感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

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又其理一故
不愛之施無不緜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黃齋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
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子特生皆完此理人
則能推物則氣皆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他入
尸為自執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不得道理小了
他底放這身來却在萬物
中于時看大小大決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
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

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路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於者不見故假
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號譽之也宋嘗謂與乾坤都

性理群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五

無干涉而外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一皆天地之子
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之者也故曰大
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宗子為父母之降
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嗣之
宗為翰爾繼嗣之宗兄弟宗
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

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

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

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

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
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氣味遠
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
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張江張旋一等人

子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

愛親之純也

采子曰西銘青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栢文冲栢以下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善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吾與同體吾與了便說著憐施濟處却不是做工夫處。曰吾與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子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

悖德殺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之逆無道也故

謂之賊養惡不俊不可教訓者世濟其惡增其惡名也

性理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六

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

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采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形之言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誠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愧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不才子也。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淳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充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

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

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古如何未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逆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若危窮之則

天地之心在於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
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欤如知得地便長地便生知得
地便死知得地便消知得地便長地便長地便長地
地之志隨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之饑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
便有仁此都是此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安做天地
之事神底是理故與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
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
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
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
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
不忝乎天地天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

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君子所以求
踐夫形者也

生理釋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顧封人之婦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思人欲如禹之
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

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顧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
求錫爾類者廣矣

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按索隱
初交堯封為崇侯以治水地績被醜長子禹襲位故
崇伯子顧考叔之及莊公按左傳顧考叔春秋時顧公
封人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糜食而舍
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
言遂為母子如初莊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

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豫也申生無所逃而待

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大壽不貳而備身以俟之則亦天之中生也

舊覽不池勞而底讓舜其功也按史記舜

舜避蓋考牌之道悉蒸義不格姦無所逃而特烹中生

其恭也披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中

生既而伐驪戎得驪姬生姜齊姜幸之嘗欲廢中生而

立奚齊會中生薦祭母之罪於公姬置毒作冲公飲享

姬正之曰宣試之冀大死與小姬置毒作冲公飲享

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中生自殺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

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

善之不備亦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

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也東西南北唯

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

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故故事天者能

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門自惡者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

殊乎朱子曰惡者酒育英才是事天類養及錫類則

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盡得孝道

錫類中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

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

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充

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絕然則無正不正之憂只是推

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特與中生未

則無妄若數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

○問中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陪父於惡非中道

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威豫贊化育也故

曰功中生特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

以復我者慈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

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則有妄故

有陪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陪邪

理釋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八

發爾操也。許亦作也。吉甫臨後更之言。遂之伯奇。水荷而衣。採芹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後琴而歌。曲然長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遺妻。皆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乃亡走山。林說。先正事。後母至。羊而後母。諸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先正國子。尚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信。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地。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符。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父而蘇。放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曾參得無疾乎。乃退。後琴而歌。使然。體。東孔子聞而怒。曾子至。考如此。亦有這。母失。處。若是。解百事。事父母。戶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避。頂。逃也。

富貴福澤。將辱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

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

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告天也。以周公

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頹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

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頭得好。令我富貴。崇

高。使知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頭得不好。令我貧

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西山真

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而正天之福澤。我若非

故我也。子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誓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善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若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誓之事。親則父母

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雅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

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

性理書卷之四 養子西銘 九

覽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翁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覽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禹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

一言以蔽之矣蓋以軋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

性理群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十

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以萬殊則雖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散萬殊而一貫則

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

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

豈專以民吾同胞長幼勿勿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

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

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

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

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犬非答書之比。豈其年且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心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性理源流卷之四

張子西銘

上

且熹謹書

龜山楊氏一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路而已。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知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應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罪。八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情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其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言。推其用與西銘並行。度手之誼。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神言之。先生以謂此心程子曰。前所將說論十篇。其意蓋正。才一

觀便為人借去換更子細西銘之論則不然橫渠之
 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
 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而狀殊墨氏
 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狀殊墨氏
 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變無差等本二也
 分殊之概私勝而夫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
 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
 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此而同之過矣且謂言
 禮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
 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
 日唯然其悉如待九帶親訓誨也特肯從明道即按
 以西銘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
 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也同於墨氏
 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氏為同胞愛其長幼其勿以
 無親視之殺非明者黑鐵於言意之表烏也然其辭
 一而分殊城故竊恐其流變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
 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人過人者無
 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之至也理一而分殊
 故聖人稱物平施蓋所以為仁之至也蓋理一而分殊
 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之至也蓋理一而分殊

謂稱物遠近謂殊各當其分所謂平也所謂平也所謂平也所謂平也
 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所謂平也所謂平也所謂平也
 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不及用蓋指
 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數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
 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揚氏之為我也妨
 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
 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輩所未發也前書
 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前
 丁字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
 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
 如胎育已濟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
 之機又無須刻停息積盈發洩觸觸發洩通體用相涵
 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大之性牛之性則不得
 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生物本源則
 一箇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須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
 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
 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
 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
 人獨得之則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此處便見差也
 又云須體認則此絕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
 氣象一民語類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

性理

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三

測之竊謂理一而

分殊此

又問詳伊川之語

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可
 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覺
 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而
 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
 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休段若於此不立夫令遠
 微即何因是得本源毫髮之并殊哉若於此不立了
 即即用不能無宰矣此正是本源兼用兼宰處人道
 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柔剛皆包攝在
 二字爾○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
 而與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其因以先生之言思
 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入與禽獸草
 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絪之中即無絲毫欠剩
 其有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
 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處本具此理而
 存之而用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
 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人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
 知仁之為仁而存之入與物不得不同故伊川夫子
 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
 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其力心亦是此意否

曰天學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測之竊謂理一而
 分殊此又問詳伊川之語測之竊謂理一而
 發時曰理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有合內外為可
 又問而理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
 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綜不可名狀而纖毫之
 間同與畢顯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
 本然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
 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在釋論有職詳
 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察察各有定
 跡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
 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
 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生分殊宜
 處為義失之遠矣曰推測一段甚密為得之妙以涵
 養河惠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
 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
 出未底便是仁各有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
 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未底愛兄弟
 出未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
 愛親戚愛御里愛宗族推而夫之以至於天下國家
 只是這一箇愛流出未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耳
 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

賢便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知其理二。所以為仁
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躰義。便是用。否曰。仁
是流出。未底義。是合當。牧處。如水流動。是仁。爰父母
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樹隱之心。便是仁。爰父母
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
敬。只是一個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體
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諸節。便是禮。其或
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
所宜處。言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總喪。服與等
而九族之情。無所感。自王公至皂隸。似章異制。而上
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考
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各孝。其父而人。不慈者。自
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這便是義。這个物事。分不得。流出未便是仁。仁打
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世使時義。却留
在後面。中間放出。未使其實。只是二箇道理。論者累
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

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

性理群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古

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庶其傳廢。幾讀者

曰。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

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泰漢以來。學者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

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

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躰。此篇只發明萬物為一
之意。如何見得仁躰。此流陳氏向非指與萬物為一
處。為仁之躰。乃言天地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
此下云。突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
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突有諸已
後。日用翻歎無性。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管高

訂頑立心便可遠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滿言此體以此意言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不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俱蓋只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之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性理群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十五

宋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種好只是說得大廣學者難入○此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主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不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人物不時物無甚各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略疎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

備着氣象

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

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簡意思便

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此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自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嘆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補其能水之語言之最近世學者或未諭其肯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內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識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然大要儘近

性理群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十六

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

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盡

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詢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正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連天命定名虛位却不妙有仁之實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探發處皆不細密其排排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矣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而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却不勝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

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他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二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着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其顯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但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着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逐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云。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陵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上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以故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始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也。述其事窮神則善。繼之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死則安寧也。以天地言之。生辭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着。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着。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尊。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一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白。然以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乎。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遂句推之。莫不皆然。其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是以天地之大。為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小。猶皆如此。推之。舊嘗有此。萬作旁大宗子家語。是小。猶皆如此。推之。舊嘗有此。萬作旁通圖子分為二載。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殊。猶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等級差別。且如是一理了。只奈做一着。這裏自有等級差別。不可認是。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入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處山疑其兼愛。想

性理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古

分殊始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也。述其事窮神則善。繼之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死則安寧也。以天地言之。生辭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着。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着。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尊。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一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白。然以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乎。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遂句推之。莫不皆然。其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是以天地之大。為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小。猶皆如此。推之。舊嘗有此。萬作旁大宗子家語。是小。猶皆如此。推之。舊嘗有此。萬作旁通圖子分為二載。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殊。猶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等級差別。且如是一理了。只奈做一着。這裏自有等級差別。不可認是。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入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處山疑其兼愛。想

性理新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文

一而分殊者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

亦未嘗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者大君
 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分殊處否曰也是如
 此但這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去更須橫截看若只
 慈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
 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裏
 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
 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
 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
 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著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
 山便正是說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
 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他
 地分別分殊殊得此不多這裏若不細分別直足與
 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
 單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
 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
 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養勿
 勿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
 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開大統一篇言之曰
 何謂橫說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
 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
 底來形容那事天底故箇樣子不曰吳。西銘之書
 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不伊川先生又以理

一而分殊者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
 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者天下之父
 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
 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有其天下之父母者言
 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
 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
 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賢曰同胞曰吾與曰
 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
 亦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
 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
 易之理而一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
 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
 殊如此是分西銘錯兩節。集覽謝良齋按朱熹謝諤
 了良齋看西銘錯兩節曰然。新喻人曰朱熹謝諤
 千餘言為文操筆立說因榜其所居曰尺齋紹興末
 舉進士權監察御史光宗登極獻十箴累遷御史中
 丞尋以煥章閣學士知京。別所著有聖學淵源五卷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

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
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結難乃云清無濁虛無實
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
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去必得於兩而為陰陽有太
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兩而其差如此
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物理為虛以非形而下
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
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管窺天四旁
雖不見而實見處甚分明渠
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必兼則海陸
窺小見也

卷覽

以管窺天漢書東方朔傳以管窺天

弘而不殺則難立殺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曰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
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說切已處思量自看平
特簡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贊耳又問如此則未
後以此二書併說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
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也學若讀此是教他
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闢也尹和靖從伊川半
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
見只是且說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夫初入其門未
知次第難時與他看
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若能以天地之
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
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
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慕盤後一段如人下墓

龜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獨以下至願連無告如蒸弱子之翼也以下如人平基米曉其意言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天地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師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也實地吾同胞至願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著等之殊吾林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爰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特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成事天之道所以全吾終發吾性爰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

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願連而無告者也

乃統論如此于特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性理書卷之四張子西銘

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做處

問西銘仁孝之二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

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說孝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易見者明其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無常交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

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憚而沒身

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

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被充其量。是甚麼樣太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慈孤弱所以幼其。

注理群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上

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子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橫渠說這

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要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

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集覽。

徐安宋濂林夔孫若田人。勿謂悟及此。從朱文公時。博洽詳書。懇君不仕。與同邑徐開。若中為心交。所著有

蒙公集書。本義等書。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

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入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滲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取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

性理書卷之四

張子西銘

三

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唯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五。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敝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若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太。而條理精宥。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入為

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
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
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
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
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
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
順天理過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
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云以至健而宏
萬物則父之進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
以藐然之身主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

之理以為性宜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
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
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望者為兄弟之
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恂
獨繒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
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
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
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
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
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
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

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
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
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
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
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
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
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
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
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
地克肖之子子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
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備身
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
為底豫為歸士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
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於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為仁人
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
之指大畧如此宋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
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親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
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
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
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

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

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

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

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取違。吾父母之理。非

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

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

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

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

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

其所以得五。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

而究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肖有以默契乎是

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

育萬物。各正其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

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知者。聖人窮理

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

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

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

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

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

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

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考用力克已。惕然

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五

正蒙

性理

書五卷

張子正蒙

乙

篇次章句以類相從。以十七篇。呂氏公曰。先生云。

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要

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

一殊。枝葉心多。所以者。潤澤華葉爾。程子曰。橫渠

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

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

物之源。恐未安。須妻清濁虛實乃可言。書中體物不

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與中學者

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

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

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

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

通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

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邦之甲者。舉之。虛

者實之。變者通之。聚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

中。至正之炬。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

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者知德者。崇統

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適乎此者。徃道之狂言

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推

推而放諸無形而推。推而放諸三動而推。推而放諸

至靜而推。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適矣。無細可

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大矣。聖人復起

無間乎。斯言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

數萬言。一以從容。請曰。敢以匡別。成誦。何如。先生曰。

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

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醉盤。示規百物。具在。願取

者。如何。爾。不足。稱說。其編會。歸義。例畧。効論。語。孟子

篇次章句以類相從。以十七篇。呂氏公曰。先生云。

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要

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

而及方見知處如今不須離博知不離事無收於也
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
綺語自無工夫省得矣。正蒙所論道體體得源頭
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
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只是形貌處如云由
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貌處如云由
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
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加以太虛太和為道體
却不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者謂之說氣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慮及索所至
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理蓋其思慮攻索所至
非性於自然之知若語道理准是周子說無極而太
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
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密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
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
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一原有未安等
語無可見矣。黃希真曰朱子撥取周子張子程子
之書為近心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
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皆述靜春劉
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
序春秋傳乃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太和篇第

大和所謂道中。幽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縕相
盪勝負屈伸之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
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
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
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
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伏道體
與發而冲高之和無異。

大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
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
形。惟盡性者一之。

宋子曰客感容形與無形未始分數亦兩
說事聖人不如此說天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
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
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猶
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
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性而不反徇生執有者
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不二顧聚散出
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
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又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

性理群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三

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
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
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
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
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
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
用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
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諛而陷於淫矣

氣泮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
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

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雲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

畔地居其中賦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在人不見耳此

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

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碎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

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入不見耳○問一言機

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

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問飛揚便合這虛

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

飛揚者為之非兩對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

中天道至敬聖人至德與孔子子以無言天地與聖之

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見是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

至粗底物無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

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煨煉底語須熟念○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

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

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

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

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以難曉有作日光說

有作目說者未只是氣聚則目得而且不見不聚則不得而

見焉所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

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

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

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

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為神○問太虛之說本

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

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

性理辭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四

說聖人熟了。說此便德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特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入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氣。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散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其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行。齊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小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土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化說。以離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靈底。聰明鬼神。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

性理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覺。方運用得正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郭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亦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去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為大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知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強說固好。但只澤論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間。良能之義。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性未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神是神。屈是鬼。否。曰。

都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子。開開了。混成周子云。混兮。開兮。其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窮相似。窮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窮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成。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操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成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古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條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性理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七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早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弗相。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客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張仲注。未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九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爾。○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軀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箇物事。所謂鬼神者。只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總動這氣。即發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

性理群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八

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違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端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園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以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

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夫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晝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似。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疎。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蘊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輝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西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三健。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八為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又有奇為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分。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

性理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九

也。曆家若順弄則筭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祭季連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筭。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經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廣學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必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以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迤。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

性理書卷之九 張子正蒙

十一

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手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方常在上方既是相會被日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闕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闕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闕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闕虛其闕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闕虛所射故食○黃帝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覓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雖有云日月動物雖行變而大量不能不存每盈滿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而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必有薄蝕之變也至於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經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食疎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闕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三黑道二與黃道一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

者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

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

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

十四次皆不日會准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方有食然而有

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入食也呂氏詩記十

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

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雜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今日月之相掩與

闕虛之所射是也 堯 進士為校書郎嘗獻平邊策周選

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及卒世宗臨其窆以玉鉞叩地大

勸不已莊預按晉書杜預字元凱杜陵人識孫博學情

貌杜武庫武帝時為河南尹荆州都督羊祜舉預自代

拜征南將軍以平長功封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

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

也。

采子曰：晉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設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魄死於西，既望，魄終死於東，而晦，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說，始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盡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晉、日而往，參其間，則雖弦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八處其半，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變，倒景望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死也。後生也。古今言月有闕，惟沈有云：云無闕。至晦日，始與日相疊了。或在上面，或在下面，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上，離疊了。人在下面，側首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首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

性理書卷之

張子正蒙

工

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晉家謂：絳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背，皆四分天之。黃瑞節曰：絳前縮，後云者，晉家謂：春分月弦東，其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則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晉家括字存中，湖州人。嘉祐中進士。累官

諸家皆

有論著。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獲順之差焉。星月金

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殺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閔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衣法。與閔異術。蓋

有不知而依者耳。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百照天而必運。二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

性理辭書卷之

張子正蒙

三

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日行之數也。月照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半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分。八餘分之積。十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得六。不盡三。四十分。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為朔虛月行而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黃帝節曰。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月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二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所謂如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餘除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

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
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四分八為
十三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
十二分也時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
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日
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
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
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
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
少通得整日一千七百一十三日又二百七十四分而
一除之得一千六百七十三日又九百九十九分以
通二百單六月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
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
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日又九百四十分而一
除之得三月猶餘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
百單六日又七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
年合氣盈朔一待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
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
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性理書卷之四 以張子正蒙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
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
班布太虛者陰之風驅欽聚而未散者凡陰氣凝聚陽
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
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
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暄霾陰常散緩
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宋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
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
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
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燉開而為雷也陰氣凝
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空吹
散陰氣盡乃已也疾氣飛靈之類暄霾黃霧之類皆陰
陽邪惡不正之氣所致
靄水穢濁或青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靈者陰中之陽。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關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水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華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燥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

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鏐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

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說正義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漬渠說得理透。體質屬土。水與火即不屬土。一說好。只金與木之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

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謂曰。火陽光於外。故曰有食火。有藏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集覽淮南子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觀。精神不離。書名數。漢書列傳。淮南王安。厲王長子。有內書外書等編。行于世。著書數萬言。名曰淮南子。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入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淮南子卷之五

張子正蒙

五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未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并非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存仁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若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云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首皆言性來所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也言無一物不將這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

性理書卷之

張子正蒙

天

彼稱之道與凡變化行鬼神或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也而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

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

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慶。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豈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有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聖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

周萬物而知。集注谷神老子五章篇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注谷發也。人

性辭書卷之十一。張子正蒙。七。

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人為鼻。牝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而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

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神。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補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神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

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

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

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

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而小。即示字

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也。緩辭不足以盡神。

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朱子曰。神自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凡容之。如陰陽不

測之謂神。神。方易无赫。皆是急辭。化是漸。而化。若

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朱子曰。神自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凡容之。如陰陽不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

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

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

則化之名何有。不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

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

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律順動

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

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之空。學者舍

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造。素者。薄乎云爾。豈天道

神化所同語也哉。朱子曰。神化二字。雜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

推出未。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換附去底。一日復

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換去便或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特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柱得成這象。象為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性壽書卷之十一 人張子正蒙 元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來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天則不驕。化則不吝。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

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

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達於神華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以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常謂門人曰吾學故得於心。則備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油然而精義入神者。豫而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又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生繆妄。又謂有神入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又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陸齋書卷之十一

張子正蒙

三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於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見。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

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也。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九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有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注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意。獨文公不以為然。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辭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止已之盡存神。然後雜植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力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山理齋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廿

我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之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推于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所謂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要錯。錯錯周輪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鬼。鬼是伸。伸中有鬼。如人有靈。靈是也。○人死便是鬼。但考來格便是神。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

散者謂魄。

海水疑則水淨。則漚。然水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次。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

理學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廿

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交也。六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

夢所感。專諾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

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

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
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
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
陽合一存乎道渾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
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性善書卷之十一 張子王象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
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天人為能盡其道
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
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性也
有是人亦有是性惟人有是物亦有是性

大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
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

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水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水只是凍凝成爲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問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所了器曰光便不見却如此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畏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及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善言卷之五 張子正蒙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己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或逆者如斯而程子謂天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更說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感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

太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一氣。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一不順命者也。

性理書堂

張子正蒙

卷五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稊別有陰陽五行。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心體隨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實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質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

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河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之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扶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別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純。其未發也。王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方。變之不用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高臺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性善書卷五

張子正蒙

共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夫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剛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悅性與氣。皆從上面說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抵是承當得他。則所賦之虛。

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備天而已蓋死生備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於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於德則性能至天德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於氣之命為聽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如何分別曰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底性便是將宛盛得來大宛盛得多小宛盛得必淨潔宛盛得清汗漫宛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不弘於性。

性

卷之五

廿七

上智下愚皆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之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又大而巳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緣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感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參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性辭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難至親且未必然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見聞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說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

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打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北心。便弊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

以是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含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御。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事。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只犯自家作無物看。恰如亦云。除却身只是

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若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

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

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

性理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三

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水者歟。夏蟲疑水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

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

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道失中。其過於

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塵勾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

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

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集覽 六根之微 按釋氏要

覽 六根 謂眼耳鼻舌身所觸意所思也 塵芥六合 謂上下四方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

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

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爾
樂正子按氏族樂正子名克孟子門人魯欲使為政孟子謂其好善愛於天下故足以為善人
學者中道而喜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己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帝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蓋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性理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天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吾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求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嘗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性理學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卷二

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於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心而得。素也。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

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

性理群書卷之五

張子正蒙

世三

行之篤者。數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送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入。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以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問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注釋書卷之五

張子王象

高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

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矣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

集覽

浮圖。按釋典。僧曰浮圖。圖亦作屠。魏志云。浮屠。正號曰佛。佛。佛。佛。與浮音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音也。又釋氏要覽曰。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母隸。或云沒陀。皆是。五天竺。謂梵。夏。並稱之。為淨覺。今畧稱佛也。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

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

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

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

性理書言卷之五

張子正蒙

五十五

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

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

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

率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

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

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閏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

為而後教之也。

志嘗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載。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忘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吳志之經營往來底。此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啓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張子正蒙

廿六

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入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愛教之心雖驥駒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比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東甌雙清軒徐天章繕寫

07553

